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
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秘赤

詩曰：陰風獵獵滿旌竿，白草颼颼劍戟攢。
九姓羌胡隨漢節，六州番落從戎鞍。
霜中人塞雕弓響，月下翻營玉帳寒。
今日路旁誰不指？穰苴門戶慣登壇。

卻說三太子聽見南船上人人都在做夢，個個都在打呼，心上大喜，說道：「此天意所在，令吾成此大功也！」吩咐放開船去。番兵們得令，一擁而開。看看至近，一聲牛角喇叭響，一齊火箭，一齊火槍，一齊火藥，都照著南船上放去。只見放去的火便紅，南船再不見燒著。三太子心上有些疑惑，說道：「怎麼南朝來的船，不是木料造成？既是木料造成，有個不惹火的？」吩咐把些火具，盡數放將出來，果然是火勢連天，照得海面上通紅，如同白日。三太子道：「今番多管是燒著他了。」

哪曉得天師坐在朝元閣上，披髮仗劍，踏罡步斗。初然間火小時還不至緊，到後來火勢連天，通明上下，他就狠起來，敲一下令牌，喝聲道：「風伯何在？」果然的一陣狂風刮將開去，把些火反燒到海鯁船上。天師又敲下令牌，喝聲道：「雨師何在？」果然的一陣驟雨淋將下來，把些火都撲死了。三太子看見這個風、這個雨，急得只是頓足捶胸，說道：「哎哎！這個風，敢是南朝帶來的風麼？我西洋海上，哪裡去尋這等乖乖的風？這個雨，敢是南朝帶來的雨麼？我西洋海上，哪裡去尋這等乖乖的雨？」沒奈何，只得收拾海鯁船回去。回去打一查，卻原來火燒壞了七隻，浪打壞了八隻。三太子反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反把自家的船倒燒得七打八哩。」這叫做：周瑜妙算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卻說寶船上夜半三更，都在睡夢之中，只聽得一片吆喝，一陣火起，都吃了一嚇。五營大都督在岸上傳起更來，準備著步戰，四哨副都督在船上傳起更來，準備著水戰。一會兒火發，一會兒狼狽起來。一會兒燒天燒地，照海通紅。都嚇得心驚膽顫，無計可施，也只說是寶船有些堆保。哪曉得猛空裡一陣狂風，又一陣驟雨，把個火輕輕的撲死了，全不見半星。滿船上軍人哪個不說道：「屋下有天。」哪個不說道：「船上有天。」到了明日早上，二位元帥升帳，會集大小將官。天師、國師都來相見。老爺迎著，說道：「夜來吃驚，二位老師可曾知道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從昨日早上吃驚起，驚到如今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吃了一夜驚，到如今才住了。」老爺道：「怎么二位老師都先吃驚起？」國師卻把昨日裡送帖兒的話，告訴一遍。天師卻把夜來書符遣將的事，告訴一遍。二位無帥大驚，請上天師、國師，一連唱上兩個喏，說道：「多謝二位老師作主。不然，連老夫都成灰燼之末。」國師道：「一言之微，何足稱謝？」天師道：「職分當為，不敢勞謝。」元帥道：「似此番奴，將來還有不測之變。」國師道：「緊防備著他就是。」元帥道：「承教有理。」即時傳令五營大都督，早寨裡早晚間著意提防；傳令四哨副都督，水寨裡早晚間著意提防；又傳令著兩員水軍頭目：左巡哨百戶劉英、右巡哨百戶張蓋，領哨船五隻，先行便宜哨探，凡遇緊急軍務，許星飛馳報，毋違；又傳令著南京江淮衛把總梁臣，濟川衛把總姚天錫，各領戰船一百五十隻，各領水兵一百五十名，進口二里之地，安紮水寨，為犄角之勢，以防三太子水攻；又傳令著先鋒劉蔭、應襲王良，領精兵三千，攻打接天關，限期取勝；又傳令著狼牙棒張柏，領精兵三千，前後策應。諸將得令，各自分頭去訖。

卻說三太子乘興而來，沒興而返。哈里虎接著，說道：「賢太子一場大功，怎麼遭在這個風雨手裡？」三太子說道：「正是我們自己倒罷了，只是父王有些不快。」哈里虎道：「既是國王不快，我和你說起就是。」去見國王，國王道：「夜來功展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孩兒之計非不善，爭奈那金長老、張真人神通廣大，致令半途而廢。」番王道：「寡人心中老大的耽煩耽惱。怎麼耽煩耽惱？南兵本等強梁無對，況兼深入我的藩籬，怎麼得他退去。若再加那個長老、真人撮弄術法，到底是個毛巴子。」哈里虎奏道：「大王休憂！太子武藝不在南將之下，夜來一陣，雖不曾燒得南船，其實南船上的人都已心驚膽顫。小臣不才，願與太子同心戮力，殺退此賊，保全社稷。伏乞大王寬心！」國王起身，以手摩其背，說道：「賢卿乃我國家親臣，好與吾兒協力同心，共扶社稷。子子孫孫，同享富貴勿替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，小臣怎敢偷安？」

道猶未了，報事的小番報說道：「南船上差下了兩員大將，統領著無萬的雄兵，把個接天關圍得鐵桶相似。有此軍情，特來報上。」三太子聽知道接天關被圍，翻身而起，哈里虎說道：「不勞賢太子親征，容末將提兵下關去罷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單絲不線，孤掌不鳴，我和你兩個同去。」國王放心不下，再三叮囑，說道：「凡事小心，不可輕敵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又有一個報事的小番報說道：「接天關東水門外，有無數的戰船，百般攻打，水門上沒人把守，恐有疏失，特來報知。」國王聽見這一報，嚇得抖衣而戰，肝膽俱碎，說道：「南兵水陸並進，卻怎麼處治？」三太子道：「父王一國之主，不可遇事驚慌。你一個驚慌不至緊，恐驚動了國中百姓，人心搖動，士無鬥志，將以國與敵乎？」國王道：「非是寡人驚慌，怎奈敵兵壓境，須得個備禦之方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孩兒自有良策。國王道：「是個甚麼良策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譬如醫者，緩則治其本，急則治其標。這如今水門上的南兵，勢分而遲，緩之可也；關下的南兵，勢合而銳，緩之則有失。」國王道：「兵勢固是如此，吾兒怎麼處分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孩兒自有處分。水門上可令水軍首長哈秘赤、副總管沙漠咖兩個人，各領海船一百隻，把守水門，堅壁不出。南兵師老自斃，此以逸待勞之策也。南兵縱然生出翅來，飛不進我們的水關裡面。」國王道：「關外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關外南兵，須則是孩兒和駙馬親自與他決戰。仗父王的洪福，憑孩兒的本領，或是生擒他兩員，或是殺死他兩員。那時節乘得勝之威，席捲長驅，勢如破竹。雖水門上諸將，可一鼓而擒也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抽出一根令箭來，一撇兩段，說道：「孩兒此行，若輸了半分銳氣，誓不為人，罪與此箭同科！」番王看見三太子英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又且調兵遣將，條條井井，心上大悅，說道：「孩兒，你自去罷，凡事小心就是。」哈秘赤、沙漠咖各領了水兵船隻，把守水門，堅壁不出。

盤龍三太子同哈駙馬開了關門，把些番兵一字兒擺開，飛馬出陣。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，擁出一個右先鋒來，長丈身，大胳膊，回子鼻，銅鈴眼，騎一匹五千里馬，使一桿繡鳳雁翎刀。這等一個將軍，三太子看見，心上也要喝幾聲采，高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右先鋒說道：「吾乃大明國欽差征西右先鋒威武大將軍劉蔭的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」三太子嘎嘎的大笑，說道：「吾乃金眼國國王駕下嫡嫡親親的盤龍三太子是也。你在我國中一個多月，豈不曾聞著我的大名麼？」劉先鋒大怒，罵說道：「小番奴！焉敢戲弄於我。你是個甚麼三太子？敢在我大人長者之前，搖唇鼓舌，笑而無禮！」舉起刀來，就是楊柳花飛，一路滾將過去。三太子不慌不忙，搖動了合扇雙刀，緊來緊架，慢來慢架。兩個人一衝一撞，一高一低，正然殺做在好處。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，斜曳裡閃出一員大將來，騎一匹流金孤馬，使一桿丈八長槍，原來是應襲公子王良，高叫道：「小狗奴！你敢在這裡無禮麼？」一槍就到。三太子提起刀來，好生一招。又是三個人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。

原來劉先鋒、王應襲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況兼又是兩個人成了雙，作了對，有照管，有互換，放心大膽，拿定要捉那個番官。盤龍三太子雖是有些武藝，有些膽略，到底是一不敵倆，心上始終有些懼怯，殺來殺去，不覺的閃了一個空。劉先鋒趁著這個空，一刀就進，三太子還是溜煞，急忙裡撲將過來。饒他撲將過來，早已一刀劈開了個馬脖子。王應襲看見劈開了三太子的馬，三太子換馬，他就跑向前去一鞭，這一鞭正中著三太子左膊上，打得個三太子昏天黑地，不辨東西；那一面唐猊鎧甲，粉碎如泥。還喜得是三重細甲，不曾打得穿的穿。三太子一則是壞了馬，二則是帶了傷，撥轉馬望本陣而逃。劉先鋒和王應襲就是金鷹搏兔，螳螂捕蟬，哪裡就肯甘休，一直趕到關下。三太子吃了這一番好趕，也在慌處，心裡想道：「到了關邊，且待我拿出火箭來，奉承他幾箭。」一手摸箭，箭摸一個空；一手摸弓，弓摸一個空。原來換馬之時，俱已掉將去了。左一個空，右一個空，把個三太子急得只是暴跳如雷。怎麼就急得暴跳如雷？欲待跑進關去，又折了威風；欲待回來廝殺，卻又跑得氣喘，終是不得贏人。

正在急得暴跳，恰好關裡面一聲牛角喇叭響，閃出駙馬將軍哈里虎來。三太子心慌意亂，沒有了主張，哈里虎卻是醒醒白白的，曉得勢頭不善，高叫道：「賢太子快進關來！」三太子還不動，哈里虎說道：「你真待要做個針兒把線引麼？」三太子卻才明白，把馬一夾，跑進關裡面，緊緊的閉上關門。王應襲說道：「那個番奴早來了一腳，遲些兒，我們搶了這個關哩！」劉先鋒道：「但得小勝，便自足矣！明日再來，未為晚也。」到了明日，劉先鋒說道：「為將之道，鬥智不鬥力，今番須要把個智去勝他。」王應襲說道：「但憑先鋒見教就是。」劉先鋒說道：「我學生先去出陣，你且扮做個小卒，雜在隊伍之中。直待殺到興頭上，你卻暗地裡補上他一箭，教他照管不及，應弦而倒。」王應襲大喜，說道：「先生之計，正中之奇。妙哉！妙哉！請先行罷。」劉先鋒挽刀上馬，領了一支精兵，三通鼓響，列成陣勢，只待三太子出來，施其妙計。

原來三太子跑進關裡面，哈里虎道：「你今日怎麼不拿出箭來也？」三太子說道：「因為砍壞了馬，換馬之時，倉皇急迫，不知怎麼把個弓箭掉將去了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不知太子意下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有何妙計？請教一番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賢太子，你的火箭百發百中。但只是對面拈弓，那人得以躲閃。以我的愚見，兵不厭詐，明日出陣之時，我學生出身廝殺，賢太子扮做個小番，就站在我學生馬頭之下，便中就放他一箭。一個人只消一箭，卻不一箭成功？賢太子，你意下何如？」三太子大喜，說道：「有此妙計，天使我們成功。」到了明日，把關的小番來報說道：「南將又來打關。」哈里虎飛身上馬，開了關門，一擁而下，把些番卒也一字擺開。劉先鋒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是甚麼人，敢來出陣？」哈里虎說道：「吾乃金眼國國王駕下駙馬大將軍哈里虎的便是。你焉敢小覷於人！你說我這個八面金楞箭打不死你麼？」劉先鋒說道：「好於人！你說我這個八面金楞箭打不死你麼？」劉先鋒說道：「好大毛人，敢開大口、講大話。你回去問昨日的番狗奴討一個信，再來也未遲哩！」哈里虎說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便見。」道猶未了，拿著那個八面金楞箭，舞將起來，就如白蟒纏身，烏龍獻爪。劉先鋒看見這個番將也有些厲害，抖擻精神，舉刀相殺，殺做一塊，砍做一堆。王應襲心裡想道：「殺人先下手，先下手為強。後下手遭殃。此時不射，更待何時！」悄悄的拈起弓來，搭滿了箭，看得真，去得准，撲通的一箭。這一箭不至緊，早早正中在哈里虎的左眼上，把個左眼珠兒一穿，穿得鐵緊。卻說三太子雜在哈里虎的馬頭之下，看見南陣上射了哈里虎一箭，連忙取出弓來，搭上火箭，正照著那個放箭的選他一箭，可中的在王應襲的東髮冠上。王應襲的頭頂上，即時間騰騰火燄，燒將起來。

卻說哈里虎被射了眼珠兒，一手拔出個箭頭，連眼珠兒都帶將出來。哈里虎說道：「兩隻眼本是多一隻，去了他也罷。」捉起來，照著草地上擲，不知擲在哪裡去了。王應襲的頭上火燒起來。劉先鋒連聲高叫道：「王公子，王公子，火燒了頭，火燒了頭！」王應襲一時間也無計可施，把馬一夾，跑在百步之外，就是一條長流河。王應襲就在馬上，翻一個筋斗，一翻翻在長流河裡。自古道：「火來水救。」一個人翻在水裡，尚有火會燒人麼？兩家子一個帶了箭傷，一個帶了火傷，各自收兵回陣。

卻說三太子回到關上，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。哈里虎說道：「我學生眇了一目，尚不憂煩。賢太子，你為何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只因卑末不才，致令駙馬壞了一隻眼，又致令我父王添了一場愁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我學生之目，何足掛齒！只是父王之憂，須要與他一個寬解。」三太子道：「這憂愁怎麼與他寬解得？」哈里虎說道：「也有一個道理。」三太子道：「是個甚麼道理？」哈里虎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。我和你須要反敗為勝。怎麼反敗為勝？南兵今日射出了我的眼珠兒，似覺得勝，早寨裡不免洋洋得志，一場大歡喜。這個喜信傳到水寨裡，水寨裡面豈復提防。這如今，我和你守著這關，傳出將令去，著水軍酋長哈秘赤，副總管沙漠伽，各領戰船，各帶水兵，開了水門，一齊殺將出去。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，豈有個不贏之理？這不是反敗為勝麼？」三太子說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即時傳令水軍酋長如此如此。

到了明日，哈秘赤、沙漠伽領了水兵，駕了戰船，一聲牛角喇叭響，大開水門，一擁而出，把個戰船一字兒擺開，如長蛇之狀。哈秘赤站在船頭上，高叫道：「南朝那個蠻子，敢來擋我的手麼？」他只說南船上不作準備。哪曉得早有個巡哨百戶劉英，又有個巡哨百戶張蓋，兩下裡飛報回來，報說道：「番船出關，一字兒擺著。番官聲聲討戰，出言無狀。」姚、梁兩個把總，不敢怠慢，即時傳下將令，擺開船隻，點齊水兵。梁臣道：「今日之事，番兵慣習水戰，不可易視於他。」姚天錫道：「以我學生觀之，番兵未必慣習水戰。」梁臣道：「怎見得他不是慣習？」姚天錫道：「他把個戰船一字兒擺開，首尾相遠，不能相救，以此觀之，見得他不是個慣習。」梁臣道：「長蛇之陣，自古有之，焉得說他的不好。只是我和你要個破他之法。怎麼個破他之法？他的船分得有個頭尾，我和我也要分開來。你領你的船，你領你的兵，攻他的頭。我領我的船，我領我的兵，攻他的尾。教他頭不能顧尾，尾不能顧頭。卻傳令兩個巡哨百戶，領一支精兵，衝斷他的腰。一條蛇三下裡被傷，豈有再活之理！這卻不是個破敵之法麼？」姚天錫道：「將軍高見。這番狗奴在吾目中矣！」即時傳令兩個巡哨官，即時傳令開船。一個連天炮，三通畫鼓，南船上一齊出去。梁臣領了一百五□隻戰船，五百名水兵，直殺到他的頭上。姚天錫領了一百五□隻戰船，五百名水兵，一直截住他的尾巴處。更不打話，一任的廝殺。你殺我這裡一槍，我殺你那裡一槍。你砍我這裡一刀，我砍你那裡一刀。你挺我這裡一棍，我挺你那裡一棍。你飛我這裡一錘，我飛你那裡一錘。兩家的船，不動如山；兩家的兵卒，飛跑如馬。

殺得正在興頭上，只見巡哨的百戶劉英，原是個多謀足智之人，坐在哨船上，猛可裡心生一計。即時放開這二□五隻哨船，泊在空闊去處，叫過船上那一班會水的軍人，一叫就叫出二百五□多名來。吩咐他一人名下要蘆柴兩束，或是亂茅兩束。一會兒，一齊交卸。又吩咐他一人兩束蘆柴，或是兩束亂茅，都要暗暗的安在番船舵上。一會兒，一齊安上。安上了這些草把兒，連水軍也不省得做甚麼，那些番船哪裡曉得舵上安了東西？

劉英吩咐放起號炮來。一聲炮響，閃出二□五隻戰船，就攔腰一劃。這一劃不是刀，又不是槍，又不是耙，又不是棍，都是些火箭、火銃、火炮之類。響聲未絕，又是一聲炮響，早又閃出二□五隻戰船來，攔腰又是一劃。這一劃又都是些火箭、火銃、火炮之類。梁把總看見中間火起，即時傳令，也是火箭、火銃、火炮，一齊衝去。姚把總看見頭上火起，即時傳令，也是火箭、火銃、火炮一齊衝去。三四下裡，都是南船。南船來往如飛。

那番船禁不過這許多火器攻打，也要走動，把個舵東一推，東不動；把個舵西一推，西也不動。舵工一蕩子跌起腳來，口裡連叫道：「苦也！苦也！」哈秘赤看見個番船不動，急了起來，一刀一個舵工，兩刀就是兩個舵工。到了三個舵工身上，吆喝道：「可憐見，枉刀殺人哩！」哈秘赤說道：「怎麼枉刀殺人？」舵工道：「爭奈這各船上的舵，平白地都推不動，非干小人之事。」哈秘赤自己走過去推一推，果然不動。哎上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必是那個和尚、道士下了魔符，魔住我的船隻。」哪裡曉得都是劉百戶把個草把塞住了舵眼，故此推不動，推不移。轉身出來，正要挺槍廝殺，只見南船漸漸的挨將近去。

百戶劉英也駕一隻小船近去，離番船大約還有一丈多遠。劉百戶拖一桿槍，狠地起來，雙腳一跳，竟跳到番船之上。哈秘赤看見不是個對頭，走下船艙裡面，意思要躲。早被劉百戶一槍，戳中了左腿，跌翻在船板上。姚、梁兩個把總看見劉百戶搶了頭功，兩下裡都擁到番船上，把個哈秘赤活活的捉將來了。沙漠伽看見哈秘赤被擒，卻就蕩了主意。怎麼蕩了主意？欲待廝殺，勢力不加；欲待回船，舵又推不動。慌了張，一轆碌跳到水裡去。姚把總走向前，喝聲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」舉起刀來，一揮兩段。可憐沙漠伽死在鋼刀之下，上一截還在船上，下一截掉在水裡，遠葬鯊魚之腹。兩個番將一個生擒，一個砍死。其餘的番兵怎麼再抵擋得住，捉的捉住，殺的殺死。只有些慣水的熟番竄下水去，望岸上而跑。這一陣活捉一個將官，殺死一個將官，獲到三百隻海鯊船。其餘殺死的不可勝計，生擒的也不可勝計。這一陣算做一場大功。

卻說張百戶攔腰一劃，又去水門上巡哨番船，怕有裡面策應。巡哨回來，聽見劉百戶成了大功，歎了兩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和劉某都是一般的官，一般的巡哨。他今日建了如此大功，我無尺寸勞績，怎麼去見二位元帥老爺？」即時統領了那二百五□名軍士，埋伏草坡底下，但有水裡走上岸的殘兵敗卒，一手一個，兩手一雙，逐個的拿將來，解上帥府。

卻說梁把總解上哈秘赤來，姚把總提了沙漠伽頭來，劉百戶解上許多活捉的番兵來，張百戶解上許多殘兵敗卒來，各各獻功。二位元帥大喜，敘功行賞，以劉百戶塞舵眼功紀在第一，其餘的頒賞有差。賞賜已畢，元帥吩咐推下哈秘赤去梟首上來。一會兒推

人下去，一會兒獻上頭來。元帥吩咐把這兩個番將的首級，又豎起兩根竿子來，又掛在兩根竿子上，關外懸起頭，號令關上說道：「凡有愚頑抗拒者，罪與此同。」號令已畢，元帥又吩咐把這些番兵盡行梟首。

王爺道：「學生有一言相稟。」老爺道：「有何見教？願聞。」王爺道：「番兵蠢若犬羊，殺之誠不足惜！但不降而戰者，番王及三太子及哈里虎諸色人等。這些人上有所命，下不敢不從。殺之似覺無辜，其情可憫！不如放他回去，傳語番王，教他早早歸服。這卻是體天地好生之仁也。足以表我中國莫大之量。老公公以為何如？」老爺聽見這一席好話，把個頭連點幾點，說道：「王老先生之言是也！」即時叫過刀斧手來，解脫了這些番兵的繩索，叫他一個個的跪到帳下來，吩咐他說道，你等抗拒天兵，王法、軍法俱不可赦。本當斬了你們的頭，割了你們的頸，傳示你們的國中。但念你們都是天地間生靈，我心有所不忍，故此今日特地饒了你們死罪，放你們回去。你們回去之時，傳語番王，教他早來歸順。所說的傳國玉璽，有則早早的獻將出來，也見得他的功績；沒有也當早早的回上一封表章，豈可愚迷不省？若再愚迷不省，我明日攻破他的城池，教你寸草不留！那時悔之晚矣。又且你們家中各有父母，各有妻子，各人歸去，各務各人的生理，不可仍前助紂為惡。我今番捉住你們，再沒有個空放之理。你們可曉得麼？」

這些番兵一則是得了性命，二則是元帥的語言懇切。你看他一個個的兩淚雙流，磕上二三個頭，都說道：「我等被擄三之夫，自知必死。今日得蒙天星爺爺饒我們的性命，從今以後，天星爺爺是我們的再生父母，我們是天星爺爺留下的子子孫孫。我們今日回去之時，一定要把天星老爺的善言，一句句對我國王陳說。他若是早早來歸，兩家俱好，他若不聽我們的言語，定要提兵遣將，和天星老爺撐對，我們寧可各人尋個自盡，再不敢反戈相向。只是無以報天星爺爺的適命之恩！」道猶未了，一齊兒又是哭將起來。元帥道：「你們不消哭罷，各人起去。」元帥又吩咐軍政司人各賞他一餐酒食，與他壓驚。各番兵一擁而去。畢竟不知這些番兵傳語國王不曾？又不知國王果真肯來歸順不曾？且聽下回分解。